

以圖像重現歷史的先驅： 「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 與「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

Pioneer in Representing History by Images: *The Illustration of Taiwan Prehistoric Life*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Handicraft*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Li, Tzu-Ning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一、圖像與歷史重建

32

使用圖像以重建過去人類生活與歷史的風貌，在今日可說是相當普遍的做法，而且形式也早從平面的圖像演進到立體的3D復原或動畫，這在一個世紀前，當現代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尚處萌芽階段的時代，可能是完全難以想像的。在當時，或限於技術或囿於風氣，圖像多以輔助文字的插圖或圖示的形式出現，只有少數作品與研究者能夠將圖像提昇為與文字論述等量齊觀的角色，甚至得以取代文字卻

不失引證研究的能量。在這方面，戰後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國分直一教授與陳奇祿教授可說是先行者，而國分直一教授在1948年製作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與同年起他與陳奇祿教授合作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則可說是其中的代表作。

二、國分直一與「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

要說明國分直一教授如何運用考古學與民族學標本知識以重建臺灣史前人類生活形貌，我們不妨從



圖1「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

一幅具體的圖像——「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中開始。這幅圖繪製於1948年，是為了當年所舉辦的「臺灣省博覽會」而製作。

「臺灣省博覽會」是戰後臺灣省政府在臺灣所舉辦的第一次大型博覽會。這個活動是由當時臺灣省主席魏道明所籌劃，原本訂在1948年5月5日配合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一同舉辦，後因籌措不及，改於10月25日「臺灣光復紀念日」在臺北舉行。「臺灣省博覽會」在1948年10月25日開幕，到12月5日閉幕。展覽的會場共計5處，主會場則設於當時的「省府大樓」，也就是日本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今日的總統府），該建築在二次大戰末期經美軍轟炸受損，為了舉辦這次博覽會，省政府予以緊急修復，作為這次博覽會的主會場¹。

1948年「臺灣省博覽會」舉辦的主軸雖是「呈現戰後三年政府在臺灣的『建設』成果」。但在博覽會的主會場，也就是日治時期的總督府的三樓則設有一間「風土館」，其中的一室則是介紹「山地文化」。這裡是

由臺大的陳紹馨教授負責規劃。陳紹馨教授則邀請戰後留用並擔任史學系副教授的國分直一先生，以及醫學院的金關丈夫教授協助繪製一幅描繪臺灣史前人類生活形貌的圖像，作為會場的展示內容²。

「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如圖1）是一幅巨幅橫軸的水彩畫，但是因為當時物資缺乏，沒有油彩和油畫布，他們只能用厚的白報紙一張張拚起來作畫布³。該畫中主要包括25項內容主題，分別為：（1）聚落、（2）捕魚、（3）撈貝、（4）狩獵、（5）採伐、（6）開墾、（7）除草、（8）燒草墾荒、（9）摘粟、（10）腳踏犁與手犁、（11）收穫陸稻、（12）麻園、麻線、（13）搬運與紡線、（14）射魚、（15）拔牙、（16）製造樹皮布、（17）針線的婦人、（18）吃骨髓、（19）去皮、（20）煮物、（21）製作陶器、（22）吃檳榔、（23）埋葬、（24）製作陶器、（25）石屋。圖中每個主題，都描繪一個實際操作中的人物，其中有許多都是由國分直一教授親自扮演示範，其背景則是一個河口附近延伸到山麓地區的景觀—反映出史前人類經常聚居的自然環境。

33



¹ 呂紹理。2006。〈戰後臺灣初期的形象：1948年的「臺灣省博覽會」〉。在：《臺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論文集：臺灣之再現、詮釋與認同》，Pp.145-52。臺灣歷史學會。

²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2004。《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頁60-1。臺北：國史館。

³ 同註2。

「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實際的繪者是日治時期活躍於臺灣畫壇的畫家立石鐵臣，內容及考證則由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負責。立石鐵臣在1940年代曾積極參與由金關丈夫、池田敏雄所發行的《民俗臺灣》雜誌，幾乎每期都為其撰文並繪製「臺灣工藝圖譜」，以文字配合繪圖方式進行民俗文物的解說⁴。在戰後，他繼續以講師身份留用在臺灣大學，協助同樣留用於臺灣大學的宮本延人與國分直一教授整理遭轟炸後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的資料，特別是進行考古標本資料的測繪⁵。但「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的繪製與《民俗臺灣》的「臺灣工藝圖譜」或考古標本的測繪在概念與作法上卻相當不同，後者係以實際物件為本的描繪，而前者的內容(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則完全沒有具體參照的對象，而只能仰賴相關專業(考古學及民族學)提供的背景知識(或模擬)，以及畫家本身的想像力。

事實上，在國分直一、金關丈夫與立石鐵臣合作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之前，這種透過畫家的想像筆法以描繪臺灣過去歷史的場景或人民生活或風俗習慣的圖繪，臺灣歷史上並非絕無僅有。18世紀的清朝時期，在官方及民間就流傳著不同版本，描繪當時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生活習俗場景的「番社風俗圖」或「番社采風圖」⁶(如圖2)。這些原住民的風俗圖，雖然以呈現當時原住民生活風俗的具體場景為主，但也並非完全寫實，而多少是透過漢人畫者的想像及傳抄前人的「格套」方式而表現⁷。

到了日治時期的1937年，臺南市長古澤勝之為了支持臺灣總督府所舉辦「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



圖2 清代徐澍「番社采風圖」的一個場景：收貯臼舂(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覽會」，在臺南設置「臺灣歷史館」。1937 年完工開幕，改稱「臺南市立歷史館」。在此一博物館的創建過程中，邀請了擅長歷史畫與戰爭畫的日本油畫家小早川篤四郎繪製《臺灣歷史21 幅》油畫⁸（其中1幅《最後の別れ》由臺灣畫家顏水龍所繪）。每幅油畫之外，都還配置約一千字左右歷史解說，而其所仰賴的歷史參照，則是來自幾位歷史學家包括臺北帝國大學史學教授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館長山中樵、臺南第一中學教諭前嶋信次等人⁹。在這系列歷史畫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幅：「古代の臺南」，描繪古代臺南地區原住民的狩獵景象（如圖3），本圖可說是「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之前，唯一以畫家想像圖繪呈現臺灣史前（先史）時期的人民生活景象的作品。

即使不乏先例，「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的意義依然重大。首先，以題材而言，本圖主要描繪的是臺



圖3 小早川篤四郎繪製的「古代の臺南」

⁴ 同註2，頁59。

⁵ 國分直一、金關丈夫（著）、譚繼山（譯）。1990。《臺灣先史時代圖譜解說》。在：《臺灣考古誌》，Pp.24-32。臺北：武陵。

⁶ 參見蕭瓊瑞。1999。《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

⁷ 杜正勝。1998。《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番社采風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⁸ 這21幅歷史畫的標題分別為：1 古代の台南、2 御朱印船の活躍、3 濱田彌兵衛、4 暁のゼーランヂヤ城、5 夕照のプロビンシヤ城、6 和蘭人の蕃人教化、7 鄭成功と和蘭軍の戦、8 最後の別れ、9 鄭蘭媾和談判、10 鄭成功、11 西班牙人の北部臺灣佔據、12 ノーホルト・ホルラント城、13 支那人の産業開拓、14 通事吳鳳、15 清國時代の大南門、16 石門の戦、17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の嘉義城御攻撃、18 伏見宮貞愛親王布袋嘴御上陸、19 乃木將軍と臺南市民代表、20 臺南入城 乃木師團の前衛、21 伏見宮貞愛親王最後の御見舞。

⁹ 李威宜。2008。《臺灣記憶機構與集體想像的建制：裂解認同形構的起源(1945-1978)》，頁10。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論文（中譯本）。

灣史前(先史)時期的生活/風俗,和清代「番社風俗圖」系統描繪的現生民族生活/風俗,與1937年小早川篤四郎《臺灣歷史21幅》繪製的臺灣歷史時期事件(除了第一幅「古代の臺南」)明顯有別。

其次,也許是更關鍵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的繪製,固然免不了畫者想像詮釋的成份,但是絕大部分的內容都稱得上「信而有徵」,也就是說,都有考古學或民族學資料作為佐證。例如,圖譜中的「拔牙」與「吃檳榔」的習俗,在〈臺灣先史時代圖譜解說〉都提到可由墾丁石板棺的人骨得到印證¹⁰。另一方面,「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中呈現的場景,也不僅反映了考古上的知識程度,同時也反映了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善於利用民族學標本資料以引證研究的取向,例如圖譜中手鋤(手犁),紡輪、麻園、陶器等。

因此,就圖畫而言雖然只是一幅「克難」的畫作,但「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的內容卻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戰前臺灣考古學、民族學界對臺灣史前人類生活與文化知識的總結。誠如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1990)所表示:

「這個『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是我們在臺灣傾全力調查研究的結果所繪成的圖,對我們而言是終生難忘的一件事」¹¹。

總之,「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的劃時代意義,不只在於它是第一幅系統性地以圖像方式描繪臺灣史前人類生活習俗的復原圖,同時圖像中更蘊含了到當時(1948年)為止,學界對於臺灣史前文化形貌的知識總結。透過這幅圖,我們開始看到一個不再基

於「異族想像」的歷史/風俗圖像,而是一個基於近代考古/民族學知識所建構的歷史/風俗圖像。

三、「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

1948年12月「臺灣省博覽會」閉幕後,國分直一/金關丈夫與立石鐵臣合作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便轉交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收藏。後來,國分直一教授於1963年再回臺灣訪問時,該圖譜卻被收了起來:

「未能看到懷念的圖譜。如今臺灣先史時代的研究已有顯著的進展,也許這樣的成果達到試畫新圖譜的時期,因而將我們的圖譜收藏起來吧」¹²。

或許國分直一教授並不知情,原始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可能在臺灣大學被收了起來。但另一幅根據原「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修正繪製的「臺灣先史時代人類生活復原圖」卻在前一年(1962年)8月出現在整修後重新開幕的「臺灣省立博物館」的人類學陳列室中,而主導這次「臺灣省立博物館」人類學陳列室整修的人,就是當時兼任「臺灣省立博物館」(省博)陳列部主任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陳奇祿教授¹³。

陳奇祿教授與國分直一教授的淵源當然並不始自1960年代的省博,早在1948年,國分直一教授留任臺灣大學,而陳奇祿先生擔任《公論報》「臺灣風土」主編時兩人就已結下深厚的筆墨因緣。陳奇祿先生後來如此回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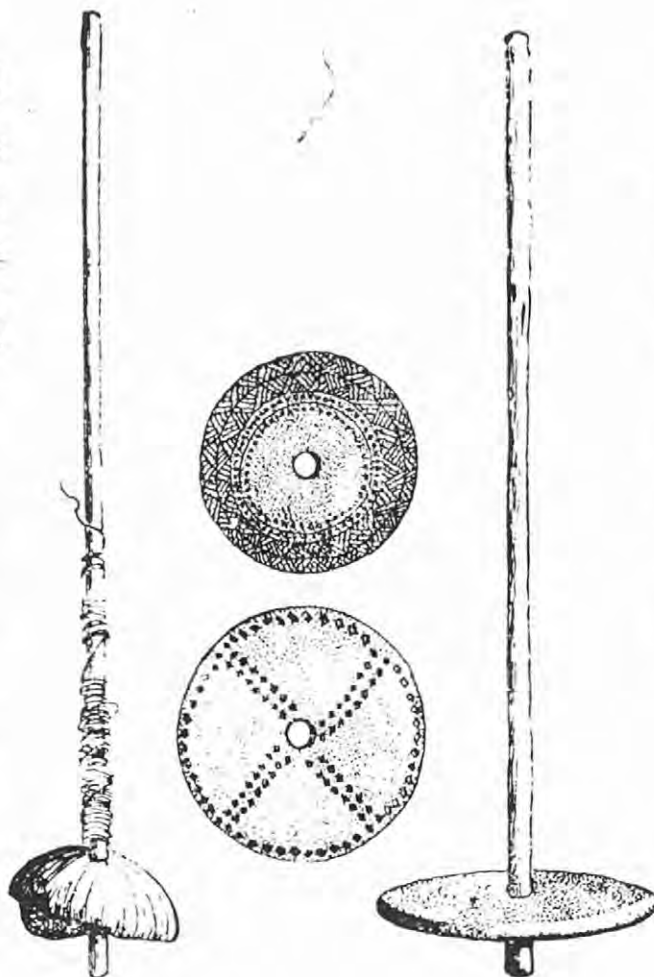
「幾位日本學者中,對『臺灣風土』最熱心的,則要數國分直一先生了。……國分先生除了撰寫有關考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

(32)

繪圖 陳國分
解說 顧

紡錘車 (Yami族, Paiwan族)



紡錘車 (Yami族, Paiwan族)
A、B、C各圖標本均為得自 Yami 族者，為臺大土俗教室時代初期收藏品。D 圖標本為得自 Paiwan 族者，採集者為故移川子之陳教授，均為紅鐵帶具，考古學者稱之為紡錘車。
A 圖標本有柄為完形品，柄為利用細竹製成，長 23.4cm，輻狀之通為土製面，直徑 3.7cm，厚 1.0cm，器面圍着中心竹柄有斷狀刺紋構成四種狀，其上面更刻細細斜線，這四種斜線構成四種面，其反面則未施何紋樣。雖為褐色土器，但因為煤煙所薰而呈黑色。
B 圖標本為褐色土製面，直徑 3.3cm，厚 0.6cm，又其中心有 3.0cm 之小孔，故可推定其柄之粗細。器面圍着中心孔部，有三級細細環狀刻紋，其取內一環之內外兩側則刻有刺突點狀紋。其反面則未施有紋樣。
C 圖標本為褐色土製面，直徑 5.4cm，厚 1.0cm，中心小孔直徑 2.5cm，器面周圍刻有刺突點狀紋，自中心孔部則施有放射狀刺突點狀紋。同樣之紋樣於反面亦可得見。
D 圖標本為以分制開的類似葉寬之有果實之堅殼為通，直徑 2.8cm，柄用細竹，長 3.5cm，利用葉寬以為紡錘車之例，吾人所持者此雖為僅有之例，但，如至山地用心採集，想尚可採集得。
現在山地地方所發售通被利用之石材想為 2.5cm，本圖所揭之 Yami 族之具有扁平形底之紡錘車，想為製造者所製之扁平石製品之最初製品，亦未可知。

圖4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32): 紡錘車(1949年7月25日《公論報》「臺灣風土」60期)

¹⁰ 同註5,頁31。

¹¹ 同註5,頁32。

¹² 同註5,頁32。

¹³ 參見:李子寧·2009·〈轉型博物館—陳奇祿先生與省博早期民族學收藏與展示的形成(1945~1962)〉·《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62(1): 45-72。

古學的專文，還和立石鐵臣先生合作，在『臺灣風土』上開闢了一個『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的專欄，由立石鐵臣先生繪製插圖，國分先生撰寫解說。……成為『臺灣風土』的一個很大的特色。之後立石先生回日本去，我就用『陳麒』的名字接替他繪製插圖……沒想到這個代替立石先生而與國分先生合作的工作，卻成為我以後研究臺灣土著器用藝術文化的開端」¹⁴。

由國分直一先生執筆，立石鐵臣與陳奇祿(陳麒)先生繪製插圖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專欄自1948年9月6日第18期的《公論報》「臺灣風土」上開始刊登，一直到1950年4月29日第95期為止，共刊登31回。隨著1949年國分直一教授返回日本，「臺灣原住民工藝圖譜」在「臺灣風土」的連載刊登隨之中止，但是陳奇祿教授與國分直一教授仍持續合作續稿，完整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共計76篇，終於在1981年以日文方式出版，並成為國分直一教授專書《臺灣考古民族誌》的一部分。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雖名為「圖譜」，實際上其形式卻是由標本(文物)圖繪配合文字解說所組成的短篇「器物圖說」(參見圖4、圖5)。這種以圖繪(插圖)配合文字解說的「器物圖說」模式，金關丈夫在1940年代的《民俗臺灣》中曾多次運用在其〈民藝解說〉中，並獲得相當的好評。或許是受到金關丈夫《民俗臺灣》的啟發，再加上1947年後國分直一教授與宮本延人教授獲得臺灣大學的留用，著手進行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陳列室標本的整理，因此得以親自觀察帝大時期收藏的考古學與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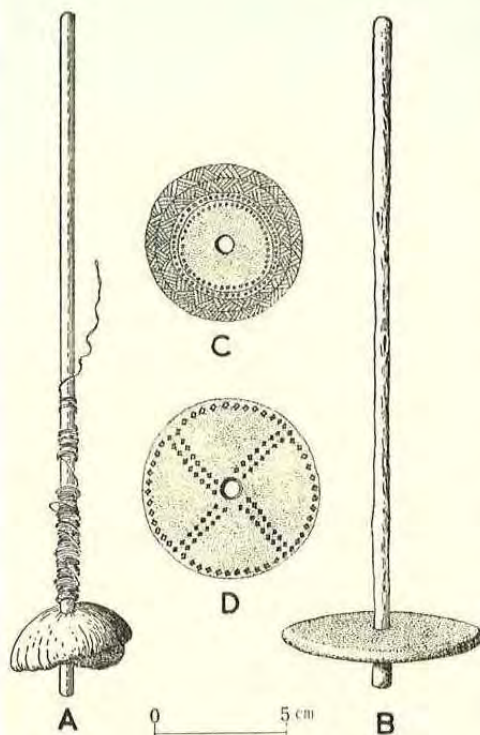
學標本。以短篇進行「器物圖說」的寫作模式因此而確立。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共計76個單元，每個單元選擇至少1件民族學或考古學標本，進行文字描述及解說。被選擇描述及解說的標本，皆配以至少1幅以上的標本圖繪，有時除了標本全貌的圖繪，更輔以細節部位特寫、及(或)不同角度(側面、背面、剖面)的描繪，或是標本實際使用方式的圖解(如圖5、6的紡錘車)。因此，「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中以陳奇祿先生為主的標本圖繪，其地位已超越作為單純閱讀輔助的插圖，而構成與文字解說具有同樣份量的「圖像論述」。事實上，讀者不難發現，「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每個單元中的圖繪與文字所達致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的程度，讓人很難單獨抽離其中一部位而不妨礙對整篇意旨的理解。不論在形式上與內容上，結合陳奇祿先生標本圖繪與國分直一先生的文字論述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都可算是民族學標本研究的里程碑。

在內容上，「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裡進行解說描繪的標本，共計225件(參見表1)。以單元主題的族群來說，則包括了臺灣原住民各主要族群，及少數史前時期的出土標本、非原住民族群(漢人、海南島黎族)的標本。在臺灣原住民族群中，尤以雅美(達悟)、排灣、阿美、泰雅等族佔多數(參見表2)。以標本的來源而言，「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裡的標本多數來自臺北帝大時期土俗人種學教室的收藏，少數則取自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及私人收

紡錘車（パイワン族・ヤミ族）

台湾先史時代の早期の土器は縄文土器である。粗縄文土器の相から細縄文土器の相へと展開するものとして把握されている。粗縄にせよ、細縄にせよ、繊維を糸にしくはならないので、紡錘が必要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が、紡錘



車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のではなからうか。少なくとも、筆者が調査したそれらの遺跡では発見出来なかった。淡水河口に近い大坌坑遺跡の粗縄文土器層から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が、円山文化層からは多数の紡錘車が出土している。台湾西海岸南部の、張光直教授の所謂龍山形成期文化にも紡錘車が登場している。

台湾原住民は何れも糸を紡ぎ、布を織っているのだ、製糸には、紡錘車を用いている。しかし台湾原住民のもっている紡錘技術は、遡るなら、円山文化

や龍山形成期文化に源流をもつものがあつたものでなからうか。

図示のものは、Aはパイワン族、B・C・Dはヤミ族の標本。Aは堅果を半截して、紡錘に利用している。珍しい事例である。Bはスレートを紡錘としている。C・Dは土製品である。ヤミ族は紡錘車に美しい彫刻を施している例は他に知らない。ヤミ族は日用品を細やかな彫刻で埋めることが多い。彼らが魚のスープをいれる土製の鉢の内縁は、山形文をジグザクに組合せた彫刻文で埋められている。船の舷側も同様である。船の場合は一切の空白を拒否するようにべったりと彫刻が施される。それは明らかに、アニトに対する意味をもっていたものであろう。紡錘車に施された美しい彫刻も、糸を紡ぐ上での、女性の細やかな愛情を示すということ以上の意味があつたものであろう。

圖5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紡錘車（國分直一・1981・《臺灣考古民族誌》pp.408-9）

¹⁴ 同註3・頁57-8。



表1:「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單元主題與件數列表

單元序號	主題	族群	描述標本件數
1	皮帽	排灣	1
2	竹櫛(梳)	雅美	1
3	木櫛(梳)	排灣	1
4	繭形耳飾及容器	雅美	4
5	滑車製耳飾	阿美	2
6	耳飾	布農	2
7	耳飾1(貝片)	泰雅	2
8	耳飾2(長貝片)	泰雅	1
9	耳飾3(竹管)	泰雅	7
10	刺鯨用具	泰雅	8
11	項飾	雅美	1
12	胸飾	雅美	1
13	腕飾(豬牙臂環)	泰雅	1
14	玦狀耳飾、手鐲	阿美、史前	7
15	象牙手鐲	阿美	2
16	藤製手鐲	布農	3
17	黃銅螺旋狀手鐲、玻璃製手鐲	阿美、排灣	4
18	貝製手鐲、青銅製手鐲	阿美、平埔、史前阿美舊社	3
19	足飾	排灣	2
20	金儲藏容器	雅美	4
21	秤與分銅的小容器	雅美	4
22	坩堝與金床	雅美	4
23	紡錘車	排灣、阿美	4
24	織絲整理用具及鐵錐	雅美	3
25	織絲整理用具	布農	3
26	螺碗	平埔	3
27	椰子殼製品	雅美	5
28	飯杓子	泰雅、海南島黎族	6
29	飯杓子	泰雅、史前	3
30	木匙	排灣	2
31	魚食用食器	雅美	1
32	鑽火用具	鄒族、雅美	4
33	煙管	泰雅(10)、排灣(11)	21
34	搗檳榔臼與杵	雅美	2
35	搗檳榔用小白	排灣	1
36	石鎚	雅美	4
37	耨棒	雅美(2)、魯凱(1)	3
38	石鈎	布農	2
39	石鈎	雅美	3
40	除草具	布農	2
41	搗餌杵	泰雅、雅美	2

42	白	排灣	1
43	石杵	阿美	2
44	有鍛鐵簪、有鍛石簪	漢人(1)、史前(圓山)(2)	3
45	圖案用標準器	雅美	1
46	刺繡用針板	種族不明(平埔)	2
47	單盃	排灣	1
48	扁壺	阿美、史前	2
49	甌	阿美	1
50	蛇紋壺	排灣	1
51	祭壺	阿美	5
52	土器整形用器與壓錘	阿美	2
53	土器整形用拍板與圓礫	雅美	3
54	土器施文具	凱達格蘭(平埔)	4
55	射魚箭	泰雅	4
56	石錘	阿美	2
57	弓	布農、排灣、鄒、泰雅	4
58	矢	排灣、泰雅	2
59	弩	賽夏	3
60	棘槍(脫鐵槍)	阿美	2
61	紅銅及青銅製刀柄	排灣、史前	6
62	短劍	雅美	2
63	劍柄	雅美	1
64	魚皮製甲	雅美	1
65	藤製冑	雅美	2
66	楯	排灣	1
67	長楯	阿美	1
68	火藥筒	阿美、排灣	2
69	警鐸	魯凱	1
70	坐板	雅美	1
71	口琴	泰雅	1
72	獨樂(陀螺)	布農、阿美	3
73	樹皮鞠(刺球)	排灣	1
74	占卜用品容器	排灣	1
75	石製祖靈像	排灣	1
76	土偶	雅美	6
總計:225件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1981・《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表2:「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單元主題族群統計

雅美	排灣	阿美	泰雅	布農	史前
24	19	16	13	7	6
平埔	鄒族	魯凱	賽夏	漢人	海南島黎族
4	2	2	1	1	1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1981・《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藏者的藏品。以標本性質而言，多數係為採自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民族學標本，但也有少數是史前或舊社遺址的出土品(考古遺物)。有些時候，一個單元內甚至刻意選擇形制類似但性質相異的標本，以進行「跨界」的比較。例如，單元18中分別選擇1件阿美族的貝製手鐲、1件平埔族的青銅製手鐲、以及一件史前阿美舊社出土的青銅製手鐲，進行描述並比較。單元28、29，則選擇來自泰雅族、海南島黎族與史前出土的飯杓進行描述比較。

從「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各單元的內容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國分直一教授之所以選擇這些標本進行解說，背後應有其更深一層的意義。事實上，從各單元的文字內容來看，國分先生不只是對標本本身進行客觀的描述—描述其外觀、形制、裝飾、尺寸與材質等，同時更進一步利用器物並置的對照，進行文化史的比較與推論。如單元18中選擇了3件分別來自阿美族的貝製手鐲、平埔族的青銅製手鐲、以及史前出土的青銅手鐲，基於形制上的類似，可看出史前出土的青銅手鐲可能是貝製手鐲的祖型¹⁵。因此，國分直一先生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不應被視為只是一篇篇單純的標本解說，而可視為是國分先生研究觀點的短篇摘要，或是透過考古學與民族學物質文化的比較心得。

四、「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與「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的時代意義

完成於1948年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形式上並不是文字著作而是一幅畫，而且是在相當克難

的情形下，因為某一個特殊的原因(臺灣省博覽會)而完成的。儘管如此，這幅由國分直一/金關丈夫與立石鐵臣合作完成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精神上延續清代「番社采風圖」及日治時期歷史畫的旨趣與作法，卻在內容上取代以近代考古/民族學科的知識，使得這幅畫不只是一個文化風俗的復原圖繪，同時也具體而微地以圖像總集了日治時期以來臺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物質文化的知識，其影響一直延續到1960年代以後的臺灣省立博物館。

在「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製作的同一年，國分直一教授與立石鐵臣，以及陳奇祿教授，又開始另一項結合圖像、文字論述與標本(物質文化)研究的嘗試，那就是「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同樣地，「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不是單純的圖像，也不是單純的文字著作，而是一篇篇結合民族學標本圖繪以及文字論述的短篇民族學物質文化的比較心得。不論在形式上與內容上，結合陳奇祿先生標本圖繪與國分直一先生的文字論述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都可算是這時期民族學標本研究的里程碑。雖然其最初只是登載於報紙《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上，而其最後集結出版也要等到1980年代，但是這種開始於1940年代初期，成熟於「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的「圖文式標本論述」，卻對戰後民族學標本研究帶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戰後臺灣第一代的民族學者。而國分直一教授在「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中，不甘於單純的進行器物描述，更透過器物並置的對照，進行文化史的比較與推論的風格，也在戰後的民族學物質文化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41

¹⁵ 國分直一。1981。〈臺灣原住民工藝圖譜〉。在：《臺灣考古民族誌》，頁401。東京：慶友社。